

台灣丹青武俠作品集

玫瑰花符

肆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丹青
作品集



丹青武俠作品集

玫瑰花符（四）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1~47.5
7750

玫瑰花符

丹青 著

出版发行：青海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张卫东

印 刷：青海新华印刷厂

开 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：41

字 数：220 千字

版 次：2000 年 2 月 第一版 2000 年 2 月 第一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5000 册

书 号：ISBN7-225-01476-5/I·240

定 价：全套定价 73.80 元

内 容 介 绍

“花符！”“花符！”

“花符！”

“花符？”

“是的，那种带刺的花又出现了！”

而了一朵玫瑰花的出现，整个武林居然为之骚动起来。

那是仲秋望日，月圆十五的子夜。

玉屏山，太平峰顶，当“华山”，“黄城”“长白”，“昆仑”“峨眉”等五大剑派在五年一次的“以剑会友”，正在融洽进行之计，五剑派掌门人眼前白影一现，一名手擎紫色玫瑰的白衣蒙面女子，突然不带一点胆颤。居然飞上当场。

目 录

第六十六章	丧心病狂	(755)
第六十七章	将计就计	(769)
第六十八章	巧遇卿卿	(782)
第六十九章	酆都鬼城	(797)
第七十 章	神秘老妪	(811)
第七十一章	蛛丝马迹	(822)
第七十二章	剑斩长虹	(835)
第七十三章	假凤虚凰	(850)
第七十四章	扶桑棋士	(863)
第七十五章	酒楼斗智	(877)
第七十六章	圣宫解体	(884)
第七十七章	七星剑宫	(895)
第七十八章	考巽剑士	(908)
第七十九章	招兵买马	(917)
第八十 章	十二剑士	(933)
第八十一章	波未已	(937)
第八十二章	玄披老人	(945)
第八十三章	危机四伏	(953)
第八十四章	魔宫搜叛	(967)
第八十五章	御敌方策	(975)
第八十六章	巧救二婢	(984)
第八十七章	最后决战	(992)
第八十八章	三朵鲜花	(1002)

第六十六章 丧心病狂

单剑飞甚为怀疑，七杀翁已说过，这次，他们三翁，并不是前来踩探神威宫，而是另有目的，七杀翁所说，不会有假，那么，这难道仅属一个巧合不成？

走着，走着，单剑飞渐渐着急起来。

前面，最多尚有三五里光景，便要到达神威宫后山了，他要不要赶上前去向七杀翁招呼一声吗？

假如不招呼，万一给后山巡行之武士发现了怎办？

他倒不是担心七杀翁应付不了，他相信，以三翁之成就，就是那位什么神威宫主亲自出面，也不一定就能拿三翁怎样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三翁另有要务，而又不知道神威宫近在咫尺之间，他若知情不报，因而影响到三翁任务之进行，这份罪过，他将如何担受得起？

这时的单剑飞，虽然有着这份焦急，而事实上，他就是想有所行动，这时也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

七杀翁在前，去势如箭，他拚提一身功力，也只勉强追了

个不即不离，如想赶到七杀翁前面，根本无此可能。除此而外，只有扬声呼叫一声，可是，值此荒山月夜，一声喊出，可传数里，若将魔宫武士引来，岂非弄巧成拙。

单剑飞正感心乱无计之际，忽然前面七杀翁右臂一扬一挥，似乎示意单剑停止前行。单剑飞心神一紧，去势猛收，身形斜掠，迅速扑向一排石笋之后。

等到单剑飞由石笋缝隙探出视线，前面七杀翁身形早已消失不见。

单剑飞定神打量，他发觉，刻下藏身之地，是在神威宫后山的左前方。正对面，约三十丈开外，是一片削壁，七杀翁的身影，即系在走近石壁之后消失的。扭过头去，一峰插天，神威宫，便在峰腹秘谷中。峰脚下有几间茅草屋，那里，正是神威宫的密道出口处。

那排茅屋中，这时隐隐透出一片灯光，但四下里却不见有人走动。

夜，一片静，只有山风偶而吹落所发出枯叶的沙沙声响，单剑飞伏身石笋之后，愈来愈为寂寞难忍。

他想不透七杀翁既肯将他带来这里，而又强令他不得擅自行动的理由何在。七杀翁应该知道，这儿已近神威宫，关于神威宫主，只有他最清楚。那么，七杀翁为何不来利用他这个可

遇不可求的最佳向导呢？

单剑飞正在皱眉苦思时，茅屋中灯光一暗，忽于门口出现两条人影。

单剑飞方感到有点紧张，以为是值夜后山之金锦武士，要出来执行例行巡视，凝眸看清之下，不由得大感意外！

万万没想到，两条人影竟是“太阳神翁”和“天池隐翁”！

两翁并肩步至室前空地中央，抬头望望月色，接着旋身四顾，似乎在表示：聂老儿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？！

这下，单剑飞无法再忍了，真气一提，越石射出。

天池隐翁抬头方喊得一声：

“来啦！”目光所至，不禁一咦住口。单剑飞身形落地，急行数步，上前躬身道：

“两位前辈好！”

太阳神翁眨眨眼惑然问道：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单剑飞敬答道：

“聂老前辈的吩咐。”天池隐翁忙问道：

“他人呢？”

单剑飞指向那排石壁道：

“他老人家原是走向那一边，不知怎的，忽然失去了人

影。”

两翁同时哦了一声，太阳神翁道：

“过去看看？”

单剑飞心中一动，忙向前赶出一步低声道：

“两位老前辈知不知……”

天池隐翁点头接下去道：

“知道，神威宫秘道在这前面摩云峰中，不过，那条密道已经填死，外面进不去，里面要出不来，这里后山，该宫显已废弃了？”

单剑飞这才恍然大悟。两翁说着，已朝石壁方面走去，近前一看，方才以觉石壁中间原来空出一条狭道，进入狭道，约十来步，右拐，眼前忽然一排现出四座毗连着的石洞。

四座石洞，由左向右，只有第三座石洞中射出亮光，其余三座，都是黑黝黝的，深浅莫测。

两翁走近有灯光的那座石洞，低低发问道：

“老聂来了么？”

洞中，一人盘坐着，闻声悠然抬头，正是七杀翁！

单剑飞见了这等情景，不禁又惊奇，又糊涂，绞尽脑汁，也想不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两翁已经入洞，但听洞中七杀翁低沉地道：

玫瑰花符

“小单，你也进来吧。”

单剑飞进入洞中，发觉洞中宽敞异常，只是光滑的四壁已不知给什么利器刮画得一塌糊涂，似乎那上面原来刻满了图文，后来经人除去。

太阳神翁和天池隐翁随意站在那里，而七杀翁，仍然盘坐，脸面微变，似正陷在一片沉思之中。

过了片刻，七杀翁缓缓抬头，脸色异常沉重地分别望了另外两翁一眼道：

“现在怎么办？”

天池隐翁叹了一口气，没有开口，太阳神翁仰脸思索了一下道：

“年底武当会面如何？”天池隐翁点点头，表示同意，七杀翁道：

“好，那么你们先走，老汉还想再呆一会儿，当年之誓言已经失效，让这娃儿知道也无所谓了。”

太阳神翁和天池隐翁不置可否，相互头一点，双双退出洞外。这一来，单剑飞益发如坠五里雾中。

三翁行动怪，对答怪，所有举止，全令人莫名其妙。

七杀翁倾耳听了一下，抬起脸来，拍拍地面，朝单剑飞有气无力地道：

“他们已经去远，你不妨坐下来，如想满足一次好奇心，这一次是无论如何不会使你失望的了。”

是的，这一切太奇了，如不能弄清究竟，准能斃死人！

单剑飞心绪激动，点点头正待蹲身坐下去，眼角偶扫，不禁骇然一噢，几乎跳了起来。

七杀翁背后，赫然蜷曲着两具尸体，刚才由于七杀翁身躯挡着，单剑飞没有注意到，而现在，他看清了，两具死尸，身材瘦小，通体玄黑，正是神威宫中那两位被形容成天神化人的黑衣太上护法！

单剑飞指着两具死尸既惊而且佩地瞠目道：

“他们是丧于聂老前辈之手，还是为申杨两位老前辈所制？”

七杀翁淡淡回掠了一眼道：

“我们三个老头儿加起来，恐怕也没有这份资格，假如他们不想死，当今之世，大概谁也奈何他们不了！”

单剑飞又糊涂了，七杀翁道：

“你坐下来。”

单剑飞依言落坐，七杀翁道：

“刚才在外面，你已经看到，石洞有四座，现在，你能想像这四座石洞所代表的意思吗？”

玫瑰花符

单剑飞想了想，不禁连连点头。

七杀翁接着道：

“是的，由这‘四’个数字上，你应该知道它与‘四翁’有关，当年这儿曾经是我们四大魔翁的一度闭关之处。”

七杀翁说着，深深一叹，缓缓接下去道：

“‘四大魔翁’，‘四大魔翁’武林中，人人都以为我们天各一方，割地为雄，是因为彼此各有所恃，不敢擅起事端，直至今天，依然无人能够想像我们原来同门师兄弟……”

单剑飞一呆道：

“真的？”

七杀翁轻叹道：

“武人无不好名，尤其是彼此闻名气相均者，更无比立并容之可能，我等如非同出一门，又那能真的相安到今天，纵然我们自己无争胜斗强之心，武林中那批天生好事者，也会唆拔得你欲罢不能的。”

单剑飞忍不住插口道：

“但晚辈不明白的是，你们既然同出一门，怎么各人之武学却毫不相同？”

七杀翁道：

“这一点，正是我们四人各立门户的原因。起因是这样的：

家师当年，因鉴于一身武功已致天下无敌之境界，深恐一旦所传非人，势必为祸武林，因此，最后想出这个制衡之法，分别对‘太阳神功’、‘大罗印’、‘七杀抓魂手’、‘元剑法’等四种武学分传四人，并嘱令四人分处四地，无事不许私相往来。之后，老人家去世，武林大乱，我们四个置身事外，乃协议共主武林。这期间，江湖上忽然出现一名奇女子，每次出现，都是手托‘紫玉玫瑰’，发插‘金凤步摇’，她，便是后来的‘玉帐仙子’和‘无才夫人’之师‘金凤罗刹’。金凤罗刹出现江湖，我们四大魔翁争相吃痛，‘有生之年当对步摇传人，花符信物，敬揖退避’，这一项承诺，便是那时候输下来的！”

七杀翁顿了顿，接下去道：

“江湖人物，讲究言出如律，一旦有所承诺，应该至死不改。当年事后，我们四个，自知技不如人，固然无话可说，但细想之下，深觉得实在输得很冤枉，我们，绝学四分，无异以四分之一的武功去只敌人家全部武功，这种败仗，自难口服心服。于是，我们相约来此，各关一洞，分对各人一身武功写文刻壁，并附详图，然后，再将石壁封闭，彼此约定，如今后金凤罗刹不凭武技肆虐江湖，石洞秘密，永远不提，否则，将共觅一可造之才，兼传四艺，出与敌对，重光旧日师门。”

单剑飞道：

玫瑰花符

“那么，石洞是谁发现而给开启的呢？”

七杀翁迳直说下去道：

“后来，金凤罗刹突然退隐，音讯杳然，我们四人，还以为金凤罗刹因意外事件而物故，故所以也就渐渐将这石洞淡忘。”

单剑飞点头道：

“这一段晚辈知道，玉帐仙子出现时，您说过您当时很惊讶。”

七杀翁继续说道：

“玉帐仙子主盟没有多久，即因与令师感情上纠纷，出而复隐，我们当然仍用不着实行石洞秘约，直到前几天，君山酒席上，玉帐仙子一语提醒梦中人，我们三人才警觉到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前此，我们始终没有想到一个人，实在是我们太信任师兄弟间的情感了……”

单剑飞一啊，张目失声道：

“什么？那位什么神威宫主原来竟是，竟是‘南海至尊翁’秦老前辈？”

七杀翁冷冷一哼道：

“什么老前辈？秦重斌——喊一声秦老贼亦无不可！”

单剑飞期期地道：

“秦……秦……他这样做，又是何苦来呢？”

七杀翁冷笑道：

“一个人一旦丧心病狂，可能什么理由也没有，要有，可能中活得太腻人，想博得个神人共怒藉以刺激也不一定。”

单剑飞忽想起一个问题道：

“聂前辈怎能断定一定是他的呢，同时，你们另然三位刚才都在，既已知道这事，又为何不联袂问罪于他？”

七杀翁神色一黯，低喟道：

“你问的这两个问题，事实上只等于一个，不过，这问题一经提出，也就够我跟申杨两老儿难过和惭愧的了。”

单剑飞愕然道：

“为什么？”

七杀翁转身一指那两具尸体道：

“就为了见到这个！”

单剑飞道：

“噢，对了，刚才晚辈忘了问；这两名黑衣老人究竟是谁？前此在宫中，晚辈曾听宫内女婢说，这两人武功似乎高不可测，在宫中甚受那位神威宫主敬重，其地位可说是一人之下，千万人之上，现在，忽然阵尸此处，前辈适才又说什么他们不想死，谁也奈他们不了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玫瑰花符

七杀翁注视着道：

“你以前，听说过‘女阴谷，鬼神哭，三圣隐，四海清’这几句武林谚语没有？”

单剑飞点点头道：

“彷彿听丁将在少林寺提过，不过，‘女阴三圣’都是一甲子以前的人物，跟这名黑衣老人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七杀翁淡淡说道：

“这两人，正是‘女阴三圣’中的‘力圣’和‘勇圣’，还有一个‘智圣’正拜斗，不知道为什么不在这里。”

单剑飞错愕得半晌说不出话来，呐呐道：

“这是谁人下的手？‘三圣’武功据说在六十年前只怕一个‘黄山无名老人’，除此而外，天下无敌……”

七杀翁淡淡接口道：“‘黄山无名老人’正是老朽等四人之恩师。”

单剑飞又是一呆，茫然道：

“三圣之武功既已进入神化境界，又怎会有此下场？还有，前辈何以能说因为认出他们是谁，便断定到那位神威宫主一定是谁的呢！”

七杀翁轻轻一叹道：

“一个武人，无论他武功有多高，阅历有多深，总难免会

有着某种与生俱来、而不自知的怪癖或弱点：‘三圣’的软处，便在于他们谁也听不得世上还有在‘智’‘力’‘勇’三方面超过他们的人，或者是什么地方，有什么人练成了一种他们一无所知的独门武功！了解了三圣这一特性，对于‘力，勇’二圣今日之下场，便会感觉无甚可异的了。”

单剑飞又瞥了两具死尸一眼道：

“那么，依前辈之料想，至尊翁是以什么藉口，才能将二圣引诱来此的呢？”

七杀翁沉吟了一下道：

“关老夫则不敢确定。依老夫之推测，情形可能是这样的：前面说过，秦重斌得自先师之武功，是一套‘一元剑法’，这套‘一元剑法’，严格说来，它实在比申老儿的‘太阳神功’，杨老儿的‘大罗印’，以及老夫的‘七杀抓魂手’都要精妙玄奥得多。不过，世上事往往如此，有一利，必有一弊。利弊之生，有若影之随形。‘一元剑法’练至十成火候，它固然要比我们三人的玩艺儿高明，然而，难就难在这套剑法如非根骨奇佳，或者生俱大智大慧之人，根本就无法进入登峰造极之最高境界。家师当年，亦自承在这套剑法仅得八成火候，秦重斌能在这套剑法上有着多大成就，想像可知。所以，这老贼当年曾一再抱怨，说师父他老人家偏待了他，讲起来，他获了一项最